

# Work hard

# Play hard

淺訪生技中心主任張東玄

採訪／劉仲傑、陳柏妤  
撰稿／黃馨葆



張東玄

校友專訪：張東玄學長

北醫藥學系第二屆畢業

日本東京大學藥學碩士；藥學博士

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後研究

台北醫學院兼任教授

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

普生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

**張**東玄學長於民國 56 年進入北醫就讀，畢業後，服完兵役即赴日本留學，取得東京大學藥學碩士及博士，而後又在指導教授的推薦下，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，又在美國先後擔任馬里蘭大學研究員、Wister Institute PA 免疫部研究員、Synco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生物醫藥品研發部主持人，而在民國七十五年接受邀請回國擔任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客座教授，於同年進入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，並在母校任兼任教授至今。

## 緣繫台灣

提到當年為何會放棄國外優渥的待遇回國，

學長說一方面是因父親生病，需要有人照顧，一方面是自己對台灣一直有分感情在，希望能為國家作些事情，也正好國內有這樣的機會，學長就這樣回到國內，一直為國內的生物科技發展默默耕耘。

談到國外與國內的研究環境的差異，學長認為美國的風氣較自由、開放，如大學裡各系所能夠敦聘的教授人數，只要學校經費許可，並沒有人數的限制，因此，只要自己的能力足夠，自然就能一步步上去；而在國內及日本，規定則較為保守，對於一個學系的教授、副教授人數，有名額的限制，即使個人能力足夠，也要有缺額才有機會升等。就這方面來說，美國的制度是比較合理的。

對於國內科學研究的發展，學長認為科學研究是沒有僥倖可言的，大家的聰明才智都差不多，因此，不管在人力、物力、時間、環境上，各種條件都要努力做到最好、最頂尖，良好的環境加上充分的努力及適當的運氣，才有可能在研究上獲致突破。

## 多采多姿在北醫

提到當年在北醫的日子，學長顯得特別的快樂，連笑聲都更開朗了；學長打趣說：那時來到北醫，看到簡陋的校舍，覺得這裡似乎不是個讀

書的好環境，就開始拼命玩啦。學長說那時候好像在念體育系一般，他參加了足球隊、橄欖球隊、柔道社，還有畫社、合唱團等，還擔任學校的自然會會長，常在假日由顏焜熒、高木村等老師領著去郊外採藥，每年還會出一本自然會刊，學長笑著說他的生藥學能低空掠過，還拜擔任自然會會長所賜呢。不過呀，雖然社團活動如此熱鬧，學長讀書也頗有一套，至少“該過的都過了”學長笑著如是說明。

## 畢業後的更上層樓

在畢業後，學長到金門服役一年，在那一年裡，學長肯定的表示：非常用功，幾乎天天都在讀書，不愧是北醫畢業的，學長利用這短短的一年，不但考過了國家考試，也考取了留學考試。

役畢以後，學長先到第一製藥廠當業務代表，打算先累積相當的經驗後再出國深造，想不到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，學長以校友的身分，和北醫的足球校隊舉行友誼賽，卻不慎被球踢到左眼，在台大醫院躺了三個多禮拜，也是這個機緣，因藥廠的工作無法繼續，學長乾脆提前出國，到東京大學就讀碩士班。

在日本學長一共待了五年，一開始學長先在那兒當了半年的見習生，然後才成為正式的研究生，日本的留學生涯，學長不但用功，還半工半讀；博士班時，學長在日本醫科大學當助理，作病理實驗，

沒有大體解剖經驗的他，就在那一共做了四十幾具的大體解剖，也因為在日本的努力加上自己多方的研究經驗，學長才讀了兩年半的博士班就提前畢業，被教授推薦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，並在半年後接到由日本補寄來的畢業證書。

## Play hard Work hard

在人生哲學上，學長說“混可以混，該作的事一定要作好”，學長認為在生活中，我們不妨保持輕鬆的態度，但在我們的專業上，則應全力以赴，如果我們尸位素餐，那就像個“偷薪水的小偷”，雖然在名義上合法，卻有負於自己的責任，縱觀學長的求學與工作歷程，學長不就是用這種“Play hard,work hard”的精神實踐自己的生活麼！



•張東玄學長（右三）與採訪同學